

州官放火

孔士達



國會議員享有津貼，已有七十九年歷史。但現在的豐厚程度，遠非當年所能想像得到。

最近，他們每人每年又增加免稅的特別津貼六千元，使到論者認為巧立名目，難以自圓其說。

在一九八一年，有人第一次有人在英國提出國會議員津貼，並得到下議院通過。

當時英國財政大臣勞合·喬治(Lloyd George)代表政府發言。他說：

「我們對國會議員發給津貼，並不是承認他們工作繁重，這不是一項酬勞，不是一項補償，甚至不是一項津貼，它只是一項津貼，我以為是最低額的津貼，以便他們向國家效勞。」

津貼是來自那些因為力有未逮，而無法來到這裏的人。

加拿大秉承英國的傳統，這方面也照做如儀。

但最近為了增加津貼一事，加拿大下議院內部經濟委員會亦曾發生激烈辯論。

支持增加津貼最力的是新民主黨黨魁曼寧(Norman Mannings)。

他說，下議院議員很多時間都要離家公幹，他們每年所得的津貼，未能應付支銷。

李斯爾，如果建議獲得通過，國會可以在其他方面節省，以抵銷這項開支。

但是有人不禁質問，既然國會本來可以節省這筆數目，何以不早點去做，以助減低聯邦赤字？

有些心水清的人士指出，國會議員離家公幹，都是乘飛機而回，購買機票，這些旅費，都是你和我每一個納稅人去負擔。

就算他們的理論成立，國會也許需要立例，規定所有巡迴推銷員、傳教士、或是海員之類，都因為經常離家「公幹」，也一樣有資格領取特別津貼。

現在加拿大有二百九十五名國會議員，每人基本年薪六萬二千一百元，另有三萬零六百元免稅津貼，以彌補食宿和雜項開支之用。再加六千元，其數目就大有可觀。

就在不久之前，上議院議員已通過只要「亮相」，每天即可領取特別津貼一百五十三元。

下議院今次的做法，大概是「有樣學樣」，不肯「執輸」。

但這事已引起很多納稅人不滿。有一個讀者威廉·萬信興(William Manson)投函西報，謂聯邦國會議員建議再度增加自己的「支出」津貼，是不負責任，使人惱火，甚至屬於非法！

他說，在二百多年前，英王佐治第三的時代，國會通過一項法案，防止私人利益與國會議員的公務發生衝突。

「這項立法精神，現時仍然存在，」他說。

萬信興又謂，該法令也是一個好榜樣，要國會議員服膺「任何人不應作為判斷自己的法官」的原則。

他表示，國會議員增加自己的附帶利益，是違憲及沒有正當理由。他們自行投票去決定，就是「作為法官去判斷自己」。

「經他們倡導，」他說，「其機構的民選成員，及份量較輕的名流，大可以振振有詞，以更多由人民血汗得來的金錢，去充飽私囊。」

他認為，倘若這種連鎖反應一直向社會各階層發展下去，情勢將不知會變壞至什麼地步！

另一讀者雷蒙·夏里遜(Raymond Harrison)記得，穆倫尼總理曾經說過，「所有的人必須準備負起更重的担子，以期減少失去控制的赤字。」

溫哥華市的「職業的司機」時，代已經過去，「的士」司機的流失率也越來越大。

儘管市內「的士」已獲准由十月一日起加價百分之七點八，「的士」商人及司機對這行業的前途，仍然不表樂觀。

他們原來要求的增幅，大約是百分之十八。

溫哥華市現時有領有牌照的「的士」四百四十八部。上次獲准加價百分之五點七，是由一九八九年六月起生效。

溫哥華的士商人協會經理巴利·顯達(Barry Hunter)說，市議會本月初的加價決定，是向「的士」行業「擺一擺」。他認為，「的士」行業的利潤，是相當低的，但現時你可以見到，我們已經能夠團結一致。

他說，「許多乘客都明白我們的處境，願意給我們小帳。但我們希望正式得到我們應得的加價。」

顯達又說，「的士」司機流失率之大，是該行業一項隱憂。由於工作條件太差，市內「的士」司機有四成只幹一年便告離開。超過兩成則在兩年內轉行。

另一「的士」商人保羅·紀路(Paul Gill)說，車主的境況最差，收入可能追不上司機。

「作為車主，」他說，「大概要」

由於政局不安，很多人放棄了安穩的基業，遠走他鄉，無非求一安居樂業之所，但由於社會背景不同，習慣各異，初來步到社會，屈就的習慣在所難免，辛勞一日回家，若是妻賢子孝，享盡倫常之樂，當然高興，但回到家所見子女忤逆不孝，老伴中途變節，不免令人悽愴，感嘆人生之無常。

子女所交的朋友固然有一定的影響力，但子女的家風佈置也佔很重要的地位。子女有如一顆初生的種子，細心的照顧及培育的地方都足以成為將來發展因素。若然，能夠找到適合的場所成長，自然會對親友產生厭惡感，作出排斥及敬而遠之的反應，成為泥濘中的一顆毒草，這教士的責任當然落在家長的身上了。

最近，被朋友所邀請赴三藩市，為林女士造訪，原因是林女士一家移民到步不久，大女兒性格特異，由一位乖女變成終日向外跑，最近更認識了一位外籍男子，父母力勸不下，終於演變成父女成仇，女兒家索性收拾行李，離家不知所踪，夫婦兩人深受打擊，不勝唏噓。後經友人介紹，力邀本人專為此事造教亡也。

水漲船不高

王日史

溫哥華市的「職業的司機」時，代已經過去，「的士」司機的流失率也越來越大。

儘管市內「的士」已獲准由十月一日起加價百分之七點八，「的士」商人及司機對這行業的前途，仍然不表樂觀。

他們原來要求的增幅，大約是百分之十八。

溫哥華市現時有領有牌照的「的士」四百四十八部。上次獲准加價百分之五點七，是由一九八九年六月起生效。

溫哥華的士商人協會經理巴利·顯達(Barry Hunter)說，市議會本月初的加價決定，是向「的士」行業「擺一擺」。他認為，「的士」行業的利潤，是相當低的，但現時你可以見到，我們已經能夠團結一致。

他說，「許多乘客都明白我們的處境，願意給我們小帳。但我們希望正式得到我們應得的加價。」

顯達又說，「的士」司機流失率之大，是該行業一項隱憂。由於工作條件太差，市內「的士」司機有四成只幹一年便告離開。超過兩成則在兩年內轉行。

另一「的士」商人保羅·紀路(Paul Gill)說，車主的境況最差，收入可能追不上司機。

「作為車主，」他說，「大概要」

桃花屋

玄學天地

林女士的樓宇座西向卯(即座西向東)，屬四運樓，馬路向東北而來水，單程路，大瀨在屋之東南角，是流年太歲所在，行門「主」暗見桃花。大女所屬方位亦主桃花。本來這桃花，行桃花運也未嘗不是好事，但可惜女兒房內行「艮」(即東北)，向上飛星與流年飛星，五五疊北，流年申，五五入中，到行門，會成「二」，房門五五疊見，為桃花局也，即因桃花而引至不好的結局也，通常一般家庭都不喜見桃花，輕者有第三者加入，重者則主夫婦分離，或因桃花而惹禍也，只有一種例外，就是以色相為生的職業女性，反生意興隆，該女大門在巽，巽卦屬長女，故桃花應於長女身上，我知這主要是在風水的剋應後，便在風水上加以改正，先將大女床位調換到有利位置，再用一火爐壓在大女命卦的六宮位，爐口向延年位，再在大女房門掛一響鐘，再全屋位置一一搬遷有利位置，一切整頓後，告辭。三月後，大女歸家向父親認錯。

史丹利公園

週末副刊

水漲船不高

王日史

溫哥華市的「職業的司機」時，代已經過去，「的士」司機的流失率也越來越大。

儘管市內「的士」已獲准由十月一日起加價百分之七點八，「的士」商人及司機對這行業的前途，仍然不表樂觀。

他們原來要求的增幅，大約是百分之十八。

溫哥華市現時有領有牌照的「的士」四百四十八部。上次獲准加價百分之五點七，是由一九八九年六月起生效。

溫哥華的士商人協會經理巴利·顯達(Barry Hunter)說，市議會本月初的加價決定，是向「的士」行業「擺一擺」。他認為，「的士」行業的利潤，是相當低的，但現時你可以見到，我們已經能夠團結一致。

他說，「許多乘客都明白我們的處境，願意給我們小帳。但我們希望正式得到我們應得的加價。」

顯達又說，「的士」司機流失率之大，是該行業一項隱憂。由於工作條件太差，市內「的士」司機有四成只幹一年便告離開。超過兩成則在兩年內轉行。

另一「的士」商人保羅·紀路(Paul Gill)說，車主的境況最差，收入可能追不上司機。

「作為車主，」他說，「大概要」

桃花屋

玄學天地

林女士的樓宇座西向卯(即座西向東)，屬四運樓，馬路向東北而來水，單程路，大瀨在屋之東南角，是流年太歲所在，行門「主」暗見桃花。大女所屬方位亦主桃花。本來這桃花，行桃花運也未嘗不是好事，但可惜女兒房內行「艮」(即東北)，向上飛星與流年飛星，五五疊北，流年申，五五入中，到行門，會成「二」，房門五五疊見，為桃花局也，即因桃花而引至不好的結局也，通常一般家庭都不喜見桃花，輕者有第三者加入，重者則主夫婦分離，或因桃花而惹禍也，只有一種例外，就是以色相為生的職業女性，反生意興隆，該女大門在巽，巽卦屬長女，故桃花應於長女身上，我知這主要是在風水的剋應後，便在風水上加以改正，先將大女床位調換到有利位置，再用一火爐壓在大女命卦的六宮位，爐口向延年位，再在大女房門掛一響鐘，再全屋位置一一搬遷有利位置，一切整頓後，告辭。三月後，大女歸家向父親認錯。

他要奉教子

金刀

王伯說：「我也要奉教了。」

聽了心中甚為奇怪，王伯從來沒想過這樣做。誰個本領這麼大，能教服你信宗教？」

「沒有誰，是我自己收的。」王伯回答。

「一定有個理由罷！」我說。

「理由當然有。」王伯又回答。

「我的兒子，女兒，女婿，外孫，全部奉教。每個星期日，他們匆匆起床，喝了咖啡，急急忙忙的出門，說要到教堂去，他們去了之後，太太到後園侍候花木，我卻忙於準備早餐。煮粥，做好其他食物，也泡了香茶。為了星期天這一頓，每個星期六我都得到唐人街走一趟，買東西，挑選

野味

柏基

報載香港一酒樓，用一隻蛇鳥及一隻孔雀做野味招徠。

驟然聽到美麗驕傲的孔雀變成抬上珍，心裏馬上產生抗拒感。難怪西方人永不會是「屠狗輩」，他們視貓犬如骨肉，怎忍心烹之哉！孔雀是我國象徵富貴吉祥的動物，殺雞容易，吃孔雀硬是困難。

溫哥華近年也流行食野味，這裏有鹿、黃鼬、兔、水牛、麋、水鴨，而且有新鮮熊掌。

北部的印第安人殺熊容易，那隻熊掌對他們來說是垃圾，要不要無所謂，但自從華人有興趣購買作為食用之後，熊掌價格由每對六元跳升到時價，還有「熊膽」也為土著印第安人製造了一條財路。

溫哥華近兩年又有一門新興行業——養蠅牛。

蠅牛是否屬於野味？身份可能

牛耕田·馬食穀

鍾炳基

「父債子還，子孫福」小學口實時有這麼一句，如今為人父母，才懂得其中一點意思，不少人捫心自問，積些血汗錢，就是希望買一棟生意或一幢房子，讓子女安居樂業，近年來，買「仔屋」(Bungalow)的人日漸增加，原因是子女成家立室，原有的大屋似乎「有餘」，倒不如賣了出來，買間相連的房子，父母付錢買其中一個單位，子女可以省首期，搬進去住另外一個單位，繼續供下去，甚至無需用高利貸款，一家大小，可以互相照應，樂也融融。

上期略為談過「夾份屋」的利弊，今期繼續談談方面要注意的事項。如果兩個相識的知己朋友合夥，應該很容易在起首時說明白，例如：假使其中一份因調職或搬遷要拆夥，可否租給外人？對方可否出錢買其一半，而價錢又應怎樣才算合理，抑或要對分利潤？要選擇會計師或地產

經濟掛帥

何展紅

波斯灣再起風雲。那麼遙遠地區的事情還是令我此升斗或小市民憂慮忡忡。無他的，皆因一切均是經濟掛帥。吾等小輩就是恐防會出現經濟衰退一股市下瀉、油價飛升，這些都令我們感到「經濟衰退」這四個黑色大字近在眉睫。

現代人其實有很多時的行為都是基於經濟原因。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。八年長的兩伊戰爭虛耗多少國幣人力，就算有金鑽的鑽也嫌產量不夠，希望吞併隔壁的那一隻。又如如蘇聯進行的改革，東歐各國的開放。中國人說「人窮志短」，似乎是錯不了很多的。人很少能長期受壓抑而受困。尤其是現代資訊設備發達，我們都看見別人在玫瑰園當中，為什麼只有我一人居陋巷。

國際之間的制裁行動都以經濟為主。但是有時「利」之所在，說一套做一套亦無不可。有時說一句「我們不能太過獨立某國」，便可以自打圓場，撤銷制裁行動。美其名曰「既往不咎」，而某國的種種惡劣行徑也就煙消雲散。或者，如果伊拉克不再造次，若干年後，這入侵行為也就不了了之。

國際間如是，人與人之間也如是。很多都是「人情富貴嫌人貧」。看見人家駕名貴房車，穿著名牌衣服，進出高貴場所，居住豪華大宅。惹來不少人的嫉妒。也造成種族之間的不和。

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別人風光的時刻，却忘了他們努力艱苦的日子。我們有的並不比別人少，或許只是不懂得善用利用而已，就如伊拉克人一樣，變得貪得無厭。

野味

柏基

報載香港一酒樓，用一隻蛇鳥及一隻孔雀做野味招徠。

驟然聽到美麗驕傲的孔雀變成抬上珍，心裏馬上產生抗拒感。難怪西方人永不會是「屠狗輩」，他們視貓犬如骨肉，怎忍心烹之哉！孔雀是我國象徵富貴吉祥的動物，殺雞容易，吃孔雀硬是困難。

溫哥華近年也流行食野味，這裏有鹿、黃鼬、兔、水牛、麋、水鴨，而且有新鮮熊掌。

北部的印第安人殺熊容易，那隻熊掌對他們來說是垃圾，要不要無所謂，但自從華人有興趣購買作為食用之後，熊掌價格由每對六元跳升到時價，還有「熊膽」也為土著印第安人製造了一條財路。

溫哥華近兩年又有一門新興行業——養蠅牛。

蠅牛是否屬於野味？身份可能

牛耕田·馬食穀

鍾炳基

「父債子還，子孫福」小學口實時有這麼一句，如今為人父母，才懂得其中一點意思，不少人捫心自問，積些血汗錢，就是希望買一棟生意或一幢房子，讓子女安居樂業，近年來，買「仔屋」(Bungalow)的人日漸增加，原因是子女成家立室，原有的大屋似乎「有餘」，倒不如賣了出來，買間相連的房子，父母付錢買其中一個單位，子女可以省首期，搬進去住另外一個單位，繼續供下去，甚至無需用高利貸款，一家大小，可以互相照應，樂也融融。

上期略為談過「夾份屋」的利弊，今期繼續談談方面要注意的事項。如果兩個相識的知己朋友合夥，應該很容易在起首時說明白，例如：假使其中一份因調職或搬遷要拆夥，可否租給外人？對方可否出錢買其一半，而價錢又應怎樣才算合理，抑或要對分利潤？要選擇會計師或地產

經濟掛帥

何展紅

波斯灣再起風雲。那麼遙遠地區的事情還是令我此升斗或小市民憂慮忡忡。無他的，皆因一切均是經濟掛帥。吾等小輩就是恐防會出現經濟衰退一股市下瀉、油價飛升，這些都令我們感到「經濟衰退」這四個黑色大字近在眉睫。

現代人其實有很多時的行為都是基於經濟原因。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。八年長的兩伊戰爭虛耗多少國幣人力，就算有金鑽的鑽也嫌產量不夠，希望吞併隔壁的那一隻。又如如蘇聯進行的改革，東歐各國的開放。中國人說「人窮志短」，似乎是錯不了很多的。人很少能長期受壓抑而受困。尤其是現代資訊設備發達，我們都看見別人在玫瑰園當中，為什麼只有我一人居陋巷。

國際之間的制裁行動都以經濟為主。但是有時「利」之所在，說一套做一套亦無不可。有時說一句「我們不能太過獨立某國」，便可以自打圓場，撤銷制裁行動。美其名曰「既往不咎」，而某國的種種惡劣行徑也就煙消雲散。或者，如果伊拉克不再造次，若干年後，這入侵行為也就不了了之。

國際間如是，人與人之間也如是。很多都是「人情富貴嫌人貧」。看見人家駕名貴房車，穿著名牌衣服，進出高貴場所，居住豪華大宅。惹來不少人的嫉妒。也造成種族之間的不和。

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別人風光的時刻，却忘了他們努力艱苦的日子。我們有的並不比別人少，或許只是不懂得善用利用而已，就如伊拉克人一樣，變得貪得無厭。